

Le Colonel Chabert

Honorine

Albert Savarus

Le Père Goriot

巴尔扎克艺术风的
集中体现

傅雷译

巴尔扎克经典作品

夏倍上校

奥诺丽纳

亚尔培·萨伐龙

高老头

【法】巴尔扎克 著
傅雷 译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傅雷译

巴尔扎克经典作品

■ 夏倍上校

■ 奥诺丽娜

■ 亚尔培·萨伐龙

■ 高老头

【法】巴尔扎克 著
傅雷 译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夏倍上校; 奥诺丽纳; 亚尔培·萨伐龙; 高老头 /
(法) 巴尔扎克著; 傅雷译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
献出版社, 2017

(傅雷译巴尔扎克经典作品)

ISBN 978 - 7 - 5439 - 7345 - 9

I. ①夏… II. ①巴… ②傅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
品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0061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 王 珺

夏倍上校 奥诺丽纳
亚尔培·萨伐龙 高老头

(法) 巴尔扎克 著 傅雷 译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00 × 1000 1/16 印张 26.5 字数 465 000

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39 - 7345 - 9

定价: 78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本 册 目 录

夏倍上校 / 1

奥诺丽纳 / 59

亚尔培·萨伐龙 / 149

高老头 / 229

夏倍上校

(法) 巴尔扎克

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

“哎唷！咱们的老卡列克^①又来了！”

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职员，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^②。他把身子靠着窗口，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，挖出些瓢搓成一个丸子，有心开玩笑，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，摔得那么准，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，还跳起来，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。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。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^③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。

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，停来说：“喂，西蒙宁，别跟人捣乱，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。不管当事人怎么穷，到底也是个人！”

凡是当跳沟的，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，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。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，向法院递状子以外，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，带送情书什么的。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，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：永远不哀怜人，一味的撒野，不守规矩，常常编些小调，喜欢挖苦人，又贪心，又懒惰。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，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。

“他要是个人，干么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？”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。

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，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，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，提着一条腿，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。

① 卡列克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叶流行的一种大髻，相传为英人约翰·卡列克所创：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，共有两三层之多。

② 十九世纪时巴黎街道尚极污秽，道旁阴沟污水淤积，行人常有失足之事：故吾人俗称为跑腿的，当时巴黎人称为跳沟的。

③ 法国司法制度，律师只负责庭上辩护：凡拟写状子，准备一切诉讼手续及代表当事人出庭等等均由诉讼代理人负责，代理人的资格须经司法当局核准，且全面诉讼代理人的总数有一定限额。

叫作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，拟一份状子的底稿，由第四帮办正写着正本，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。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议论，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：“这怪物，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？”

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：

“……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……（喂，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，十八两字不能用阿拉伯数字！）……自重掌大政以后，即深知……（深知什么呢，这大滑头？）……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！……（加惊叹号，后面加六点。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，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），故圣虑所及，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——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，——将不少忠实臣下（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）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，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，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，或拨归公共机关，一律发还，吾人不揣冒昧，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××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……”

念到这里，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：“等会儿，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。”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。“喂，你们要开玩笑的话，只消告诉他，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，看这老坏蛋来不来。”

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：“颁布于一八……（你们赶上没有？）”

“赶上了，”三个书记一齐回答。

谈话，起稿，捉弄人的计划，都在那里同时进行。

“颁布于一八……（喂，蒲加老头，诏书是哪年颁布的？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！纸张倒消耗不少了。）”

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，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：“真要命！”

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，嚷道：“怎么！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？”

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一点不错；他写的是：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！……”

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西蒙宁嚷道：“怎么，于莱先生，你把真要命当做法律名词吗？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！”

“快点儿抹掉！”首席帮办说。“给核算诉讼费的推事看了，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？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。于莱先生，以后别这样乱搅！一个

诺曼底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^①！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。”

高特夏还在问：“颁布于……颁布于……（蒲加，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？）”

“一八一四年六月，”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。

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，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。五个胃口极好，目光炯炯，眼神含讥带讽，小脑袋，卷头发的职员，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“进来！”便一齐抬起头来。

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（法院的俗语叫作废纸），继续写他的账单。

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，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。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，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。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，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，三角形的勃里乳饼，新鲜的猪排，玻璃杯，酒瓶，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。这些食物的腥味，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，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，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，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。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。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，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，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。他那时正在跑法院。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。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，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，拍卖的公告，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，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，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！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，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，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，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，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，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。底下几格装着旧的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，标着大主顾的姓名，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。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。并且，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，因为这种地方的邈邈是我们想象得到的：大家在这儿进出，谁也不在这儿逗留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在主人眼里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，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，在职员是一个教室：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。满是油垢的家具，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，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，切羊皮纸条的模子，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；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。所以这个尘埃遍地，光线不足的事务所，跟别的事务所一样，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

^① 诺曼底一带（包括莫太涅在内）素来是出讼师的地方，故诺曼底人不谙公文书式，特别显得荒谬。

向迩的成分，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。固然，魔窟还不限于此：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做油盐酱醋一般称斤掂量，计算价钱的；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，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，歌衫舞袖的下场，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。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，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。但赌场，法院，娼寮，奖券发行所，全是污秽凌乱，不堪入目的。为什么？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，内心的话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，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，也不外乎这个原因。

“我的刀子在哪儿？”

“我吃早饭呢！”

“该死！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！”

“诸位，别闹啊！”

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，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，正在关门。可怜虫战战兢兢，动作很不自然。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，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，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。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，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。

“先生，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？”

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，仿佛说：“我是聋子。”

“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啊？”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，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；他手里晃着刀子，交叉着腿，把翘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。

那倒霉蛋回答：“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，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。”

“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……”

“东家还睡着呢，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，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。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，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……”

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，只怯生生的向四下里瞅着，像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，唯恐挨打似的。由于职业关系，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，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，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。他显然是很累了，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，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椅子。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，只得叽哩咕噜的走掉，可是绝没办法占据代理人的时间。



可怜虫战战兢兢，动作很不自然

他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，我的事只能跟但尔维先生谈，我可以等他起床。”

蒲加把账结好了，闻到他的巧克力香，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，把老人打置了一番，瞧着那件卡列克，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。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，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，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，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。

“先生，他们说的是实话。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。倘若你案情严重，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罢。”

当事人像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，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。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，脸上往往变化多端，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；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，便不再理会那老人，只管吃他们的早点，和牲口吃草一样的大声咀嚼。

临了，老人说道：“好罢，先生，我今天晚上再来。”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，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艺儿。

一般可怜虫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，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，使他们显露原形。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，他们就更急切的把自己交给上帝。

西蒙宁没等老头儿关上门，就说：“喝！这不是吹牛吗？”接着又道：“他的神气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。”

“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，”首席帮办说。

“不，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，”高特夏说。

蒲加嚷道：“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？”

“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，”高特夏回答，“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摆七零八落，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。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，灌着水，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，难道你们没留意吗？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。”

台洛希道：“他可能又是贵族，又是当过看门的，那也有的是。”

蒲加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：“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，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。”

高特夏回答：“我可以赌东道，他要是当过兵，大家想瞧什么玩艺儿就归我请客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蒲加说。

“喂，先生！先生！”西蒙宁打开窗子叫起来。

“你干什么，西蒙宁？”蒲加问。

“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；他一定知道的。”

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。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。

“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？”高特夏嚷道。

“让我来对付罢。”蒲加回答。

可怜的人回进屋子，怯生生的低着眼睛，也许是怕过分贪馋的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。

蒲加和他说：“先生，能不能留个姓名，让敝东家知道……”

“敝姓夏倍。”

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莱，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：

“可是在埃洛阵亡的夏倍上校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”老头儿回答的神气非常朴实，说完就走了。

办公室内却是一片声嚷起来：

“哎哟！”

“妙啊！”

“嘿嘿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啊！”

“这老滑头！”

“真有意思！”

于莱在第四帮办的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，力气之大可以打死一条犀牛：“台洛希先生，你看白戏看定了。”

大家又是叫又是笑，夹着一大堆惊叹词，和许多没有意义的声音。

“咱们上哪个戏院呢？”

“歌剧院！”首席帮办说。

“且慢且慢，”高特夏抢着回答，“我没说请大家看戏。只要我高兴，可以带上你们上萨基太太^①那儿。”

“萨基太太那一套不算数。”

“怎么不算数？”高特夏回答。“咱们先把事实给确定一下。诸位，请问我赌的是什么东道？请大家看点玩艺儿？什么叫作看玩艺儿？无非是看些可看的東西……”

西蒙宁插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带我们去看看塞纳河的流水也算请客吗？”

台洛希道：“花了钱看得不一定是好看的玩艺儿；你这个定义不准确。”

① 萨基太太为当时的舞蹈大家，开着一家专演杂技的剧院。

“听我说呀。”

“朋友，”蒲加道，“你明明是不讲理嘛。”

“那么居尔丢斯^①算不算玩艺儿？”高特夏问。

“不算，”首席帮办回答道，“居尔丢斯只是人像陈列所。”

高特夏说：“我可以赌一百法郎的东道，居尔丢斯的的确确是一种玩艺儿。他那里的门票就有几等价钱，看你参观的时候占的什么位置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西蒙宁插了一句。

高特夏骂道：“仔细我打你嘴巴，小鬼！”

所有的职员都耸了耸肩膀。

高特夏尽管申说理由，却被众人的笑声盖住了，便转换话题：“而且，谁敢说这老滑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？夏倍上校明明死了，他的女人早已再嫁给参议官法洛伯爵。法洛太太现在还是本事务所的主顾呢。”

蒲加道：“这件公案搁到明天再说罢。诸位，工作要紧！该死！我们这儿简直一事不做。先把你们的状子写完，赶着第四民庭没开庭以前递进去。案子今天要开审的。来，快点儿！”

“倘若他果真是夏倍上校，西蒙宁假装聋子的时候，还不赏他一脚吗？”台洛希这么说着，认为这个理由比高特夏的更充分。

蒲加接着说：“既然事情还没分晓，不妨马马虎虎，到喜剧院去瞧泰玛演尼罗罢。咱们定一个二等包厢，给西蒙宁买张正厅票。”

首席帮办说完便在书桌前面坐下，大家也跟着坐下了。

高特夏重新念他的稿子：“颁布于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六月——（要写全文，不能用阿拉伯数字。你们赶上没有？）”

两个抄副本的和一個抄正本的一齐回答：“赶上了。”他们的笔尖在公文纸上格吱格吱的响着，办公室内的声音活像小学生捉了上百只黄金虫关在纸匣里。

起稿员嘴里又念着：“恳请钧院诸位大人……（慢点儿！我得把句子再看一遍，连我自己都搅不清了。）”

蒲加也在那里自言自语：“四十六……（嗯，不错，一人常常会搅不清的！……）加三等于四十九……”

高特夏把底稿重新看过了，一口气念道：“恳请钧院诸位大人仰体圣谕意旨，对荣誉团秘书处之行政措施迅予纠正，采用吾人以上申说之广义的

^① 居尔丢斯为十八世纪末期巴黎蜡人馆的创办人，当时社会上多以居尔丢斯之姓氏称呼蜡人馆。

观点制成判决……”

小职员插嘴道：“高特夏先生，要不要喝一口水？”

“西蒙宁真淘气！”蒲加说，“喂，小家伙，赶快把这包东西送到安伐里特宫去。”

高特夏继续念他的文件：“……以保障葛朗里欧子爵夫人之权益……”

首席帮办听了叫起来：“怎么！你胆敢为葛朗里欧子爵夫人告荣誉团的官司作状子吗？事务所对这案子的公费是讲的包办制。啊！你真是个大傻瓜！赶快把你的状子，连正本副本一齐丢开，等将来办拿伐兰告救济院案子的时候再用罢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办一份等因奉此的申请状，还得亲自往法院走一遭……”

上面那一幕可以说是人生趣事之一，将来谁回想起青春时代，都不由得要说一声：“啊，那个时候才有意思哇！”

半夜一点光景，自称为夏倍上校的老人跑来敲但尔维先生的门了，但尔维是塞纳州初级法院治下的诉讼代理人，虽然年纪很轻，在法院中已经被认为最精明强干的一个。门房说但尔维先生还没回来，老人说是有约在先，便上楼走向法学大家的屋子。将信将疑的当事人打过了铃，看见首席帮办在东家饭厅里的桌子上整理一大堆案卷，预备第二天依次办理，不由得大为诧异。帮办见了他也同样吃了一惊，向上校点点头，让他坐下了。

“先生，你把约会定在这个时间，我还以为是说笑话呢，”老头儿说着，像一个潦倒的人勉强堆着笑容一样，特意装做很高兴。

首席帮办一边工作一边回答：“帮办们说的话虚虚实实，不一定是假的。但尔维先生有心挑这个时间来研究案子，筹划对策，确定步骤，布置防线。他的过人的智慧这时候特别活跃，因为他一天之中只有这个时间才得清静，想得出好主意。他开业到现在，约在半夜里商量案子的，你是第三个。东家晚上回来，把每桩案子都考虑过，每宗文件都看过，忙上四五个钟点，然后打铃叫我进去，把他的用意解释给我听。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，他接见当事人，余下的时间都有约会；晚上出去应酬，保持他的社会关系。因此他只有夜里才能研究案情，在法典中找武器，决定作战计划。他一桩官司都不肯打输，对他的艺术爱好到极点，不像一般代理人那样无论什么案子都接，你看他多忙，所以钱也挣得很多。”

老人听着这番解释，一声不出，古怪的脸上表现一副痴呆的神气；帮办看了一眼，不理他了。一会儿但尔维穿着跳舞服装回来了；帮办替他开了门，仍旧去整理案卷。年轻的代理人在半明半暗中瞥见那个等着他的怪当事人，不由得愣了一会。夏倍上校一动不动，跟高特夏想请同事们去瞧